

诗词

绝句二首

戴健

姚鼐年谱首发

文坛巨擘耀云霞，盛会金陵众口夸。
安大卢坡呈杰作，力推书局是中华。

访南京文学馆

青黄交接正斑斓，踏访钟山瞻祖贤。
刘勰雕龙成笔处，千年文脉正绵延。

七律·又到厦门

(外二首)

周振东

又临琴岛望沧澜，三十九年弹指间。
徒手攀援凌五峰，赤足漫步踏金滩。
湖里山顶闻炮响，隔水远望大小担。
天高海阔翔白鹭，鼓浪屿上日光岩。

浪淘沙·厦门看海

红日跃东山，
椰风拂岸。
潮汐涨卷波澜，
一片汪洋沉天际。
巨轮昂然，
改开四十年。
鹭岛焕颜，
时代奔腾永向前。
潮涌春色千帆竞，
喜迎新天。

七绝·夜宿鼓浪屿

灯光渔火映岩峦，琴音悠扬伴客眠。
皓月不随流水去，天风直送海涛还。

随笔

半木重阳

李开琥

重阳木不仅因其叶形似心而深情，更与重阳节一样，都是人们向往高寿的精神图腾。无论是人还是木，若要生命久久(九九即重阳)，首先就要好好生活、顽强生存。校园鹅池东边有片小树林，靠近留学生宿舍，上世纪外语系的学生和各国留学生在这里练习口语，畅快交流。这片林子便有了“快活林”这个雅号。

这片林子很大，林子中间一方形场地，四周都是固定的座椅，地面有石、砖、鹅卵石扣成，给人以坚固耐久之感。树木排列整齐，前排有刺槐、枫香；中间一排五株皆为重阳木。因为密植，它们争夺阳光，仿佛动物界的弱肉强食：第一、三、五株高大魁伟，直插云霄，而第二、四株则略显矮小。尤其是第二株，树干腐朽过半，仅存部分树桩。以食指轻触，它便微微摇晃，似有倾倒之险。然而，它仍顽强地在顶端抽出三五新枝，嫩叶已覆盖住腐烂的树桩顶端，仿佛欲以绿意掩其陈年伤痕。

上班途中，日日与它擦肩。重阳前后，它的心形叶片由绿渐红；寒冬来临，便随众木叶片一同缤纷飘落。待枝叶落尽，它混同于其他落叶乔木，那枯朽的身躯反而不易察觉了——一样的灰皮斑驳，一样的枝桠向天。无人再特别留意它。它若有灵，心思或许能轻松些许；路人亦不必再忧心，冬雪会再次压上它已然残缺的臂膀。

多年前的这棵重阳木，也曾枝繁叶茂，它和这个林子的众多嘉木都是校园绿化的开元功臣。栽种时，它虽矮小，却奋力追光而上，终得枝叶葱茏。直到那年冬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雪，在它红叶仍挂满枝头时，树梢上沉甸甸的果实、加上树叶上太多的积雪，压垮了它。它被半腰折断。从它现在的伤口还可以看出当年断肢撕裂的伤疤，站在它的前面，今天还能感觉到它当时的伤疼。枝叶尽失，只

余两米多高的树桩。躯干折，根须全，生命犹存。于是，一场沉默而顽强的生长开始了。次年春天，每次路过，我都为之驻足，期盼着它的生命信号。仰头，但见整个林子的树冠密如华盖，只在缝隙间漏下几缕阳光。我不免叹息：邻木葱茏，唯它残存！同为林木，只能共受风雨，但无法得到阳光的抚慰和雨露的滋润，何时才能活过来？焦急时，我也会凑近端详——树皮依然保有生机，我笃信它能活。直到墙角的楝花即将凋谢，它的树皮上才悄然钻出三五点嫩芽。我心中为之窃喜。及至盛夏，旁树的绿意浓得似要流淌下来，它的嫩芽也已抽成寸长的幼枝，叶片长至掌心大小，泛着嫩红，在夏风中微微颤摇。

这棵顽强的重阳木，让我想起了校园里另一个不屈的生命，让自己顽强成长的一位特殊学生。

多年前年冬天，期末考试监考，我被安排在特殊考场。考场有一名先天脑瘫考生。监考前，我被告知：这个考生的收卷时间比正常考生的延迟半个小时。看到他左手握笔，很是费劲，写字稍慢，心生怜惜。但看到他的答卷，我又心生敬畏。字迹虽有倾斜，但整张答题卷，密密麻麻，一丝不苟。我想，这就是“顽强”二字的具象吧？若非自幼克服病痛、奋发向上，若非顽强毅力，焉能考入这等学府？听辅导员说，两年后，他因成绩优异，获免试推荐研究生资格，今已于某市安稳工作。

俗事纷扰时，不妨去看看这株重阳木吧。它，不在静默中颓唐，而在默然中生长。它用顽强告诉世人：生命的力量，在于扎根深处的超然，在于面向天空的伸展，在于历经风霜雨雪后，依然在每一个春天，生出翠绿的新叶。唯其如此，方得生命之长久。这，或许便是重阳木赋予我们的、超越时序节令的又一重深意吧。

情感

中元节夜晚，薄雾起，暮色苍茫。我仿佛看见了母亲迈着疲惫的步伐向我走来，一如当年在田地里干活回家的模样。母亲虽然离开她的孩子们已经5个年头，但一次也没有走进我的梦里，因为我总感觉到她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只是去菜园里时间久了或者去邻居家串门，抑或是走亲戚去了。母亲身材娇小，走路一步一个脚印，干事情慢慢腾腾，不喜欢张扬，话语不多，有点木讷，但待人接物善良老实。这也是那些邻居亲戚对她的评价。

母亲是悄悄离开这个世界的，那年那日，母亲87岁，一天夜里母亲起夜，头被碰了一下，脑出血被送进了医院，无力回天，没有给她的孩子们留下只言片语。一如她的性格，连生死大事也是这样的轻描淡写。也许是她见孩子们都过得安稳，便觉得无需多言；又或许，她将这场生死离别，看作一次远行——尽管她一生未曾真正出过远门。

母亲自小残疾，这残疾也便成了我童年时伙伴们嘲笑的把柄。我那时小，不懂事，也曾因这嘲笑与人大打出手，尽管鼻青眼肿，回家却从不向她提起。但母亲每每看到眼泪挂在脸上，她也知道了怎么回事，没有讲话，只是轻轻擦掉了我脸上的泪水，然后深深地叹了口气。现在想起来，那声哀叹也是母亲一生的痛啊，木讷的性格也许因此而成，我忽然理解了母亲好多次的无言。

那时候，生产队干活还是大呼隆，但队长为了防止大家磨洋工，于是也想一些办法，比如每年栽秧的时候，早上妇女们拔秧时分配任务，一人两百个秧把子，任务完成后就可以回家。有了目标，大家争先恐后，很快就有手快的人完成了任务。但我的母亲几乎每一次都是最后一个完成，最后一个回家吃早饭。后来我听三婶说，太憨了，母亲的秧把子一个顶上人家两个大，当然每次都落后了。原来是有很多人投机取巧，在秧把子大小上搞名堂。因为母亲回家迟，直接影响我们吃早饭上学，所以有一次，我就问母亲，别人的秧把子那么小，你的那么大，怎么能不落后呢？母亲露出微笑慢吞吞地说：孩子，这是做人的道理啊，人要诚实！这是母亲说过教育我们最长的一句话了。自那以后，我再也没问过母亲了，只要是到拔秧的早晨，母亲依然最

无言的远行

吴明亮

后一个回家。但母亲的迟回家却给了孩子们锻炼的机会，我九岁时让弟弟妹妹们烧锅，我则学会了煮饭、炒菜、摊饼。

上初中的时候，中午回家吃饭，老远就闻到了从村庄里飘出的米饭的香味和香油的味道。到家后，发现家里的饭还没有煮好，母亲还在灶台前忙活，于是我只好去床上睡了一觉，一觉醒来，饭好了。揭开锅，一边是花菜饭，一边是白米饭。母亲先给我们盛了满满一碗白米饭，自己和父亲却津津有味地吃起了花菜饭。

母亲和我们一道吃饭的时候很少，每每饭菜烧好后，她都有一句口头禅，你们先吃，我等会吃。于是拿起扫把扫起地来，后来我将扫地的事情包下来了，饭前我将地认真扫了一遍，包括房前屋后都扫了一遍，从此母亲没有地可扫了。但她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每年家里都养了很多牲口，鸡鸭鹅都有，那时粮食多精贵，只有挖些野菜、青草、菜园里种了好些苦麻菜，这些食材搞回家后，要切碎，母亲做好饭后就说，你们先吃，我将鹅菜切好。我们吃过了，母亲还在进行。不过这时候，母亲是边打瞌睡边切，右手拿刀，左手翻菜，虽然打瞌睡，但左右手配合默契，起先我们看见便惊呼：别切着手了，母亲惊醒，尴尬地笑了。于是继续边打瞌睡边切菜，后来我们也不打扰她了，就让她边劳动边休息片刻吧。就是到了现在，母亲切菜的画面还在我的脑海里铭刻，难以忘怀。就是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母亲何以能边打瞌睡边翻菜，竟然一次也没有切破手指头。唯手熟尔里带有几分神奇。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学习就很自觉，父亲母亲也从来没问过我的学习成绩。每每学习取得好成绩回家告诉他们，父亲则显得很激动，也说了很多鼓励的话，但母亲只是奖励了我一个难得的微笑和接下来的步履矫健。初三时候学习任务也重。也许是紧张，也许是身体真的虚弱，每次放学回家都头晕，倒头便睡。后来母亲知道了，每天早上煮一个鸡蛋，让我补身体，要知道，那时候鸡蛋是要拿来换油盐的。过

了大概一个月，我真的不想吃鸡蛋了，就和母亲说：明天别煮鸡蛋了，我不想吃了，再说头也不晕了，自那以后不知道是吃鸡蛋真的有效，还是心里作用，头晕症还真是不见了。

母亲自己舍不得吃穿，但到每年春季栽早稻秧的时候，都要想办法给起早摸黑的父亲做点补品。我记得，每年春天，养的老鹅都要长时间的生蛋，不孵化。母亲就去镇上买一个猪肚子，弄干净后，里面再打上几个鹅蛋，然后放在锅里炖，我们不喜欢闻到那个味道。父亲一般在凌晨四点就下地犁田了，母亲也开始炖猪肚子了，太阳出来的时候，也就炖好了，这时候，母亲差我将炖猪肚子送到田间，父亲在田埂吃下了这份大补。回到家，母亲看到空空的瓷罐，她笑了。

母亲从未打骂过我们兄弟姐妹。最严厉时，也不过是沉默地看我们一眼，那眼神里的失望比什么鞭子打都叫人难受。于是我们都暗自争气，寒冬腊月里，天还墨黑着就爬起来，拎着粪筐去捡狗屎挣工分。手冻得通红，鼻涕结了冰棱，想到母亲的眼神和打瞌睡的画面，还有秋后工分不够超支分不到粮食的境况，便也不觉得苦了。

父亲走后，母亲独居老家。我们几次三番要接她同住，她总说舍不得那儿畦菜地，舍不得那群整天咕咕叫的母鸡。后来老屋漏雨危险，她才勉强同意来我们家小住。这一住便是十几年，但她却始终像个客人，吃喝从不讲究，给她添件新衣裳总要推辞再三。

好在媳妇们孝敬她，原先在家咳嗽的毛病竟然也奇迹般好了。母亲终于也过了十几年衣食无忧的幸福的时光。

母亲走后的第二年春节，偶遇老家来的村民。说起往事，一位老者忽然道：“你娘是个善心人呐。吃大食堂那年，她总是偷偷多打半勺饭，塞给饿得走不动路的人。干部信任她，因她从不多占集体的一分一毫。”原来母亲年轻时因为老实憨厚，被选到公社大食堂吃饭。这件事，母亲从未对我们提起过。